那一声“姑娘”

□张喆

> 纵有千千万万个为什么，网在人非，没有人能够回答她了，她再也听不到那声“姑娘”了。

华灯初上，乔小华回到了工厂，她的心情是快乐的，今天她终于单独见到了孔兵。

为了见他，她昨晚激动得一夜没睡，脸色有些发黄，可她管不了那么多，那种迫不及待想见他的心情，简直可以用初恋来形容。一想到“初恋”这个词，她的心就怦怦发跳，理智上她想否认，感情却大相径庭。

与孔兵的认识，是在去年三月份市里举办劳动模范大会上。他跟着单位来的，负责摄影报道这一块。他个头不算高，三十岁左右的模样，不胖不瘦，目光深邃精明。总之，乔小华感觉他很可爱，饭局上跟风，大家相互加了微信。

两个人平日都忙，很少聊天，偶尔不咸不淡地在网上扯几句。记不清哪一天，他突然称呼她为“姑娘”，她愣了一下，论年龄，她大他五岁。这一声“姑娘”芬芳了她的心田，一下子把她喊回十八岁。

日子就这么细水长流，每次他喊一声“姑娘”，乔小华的心就颤抖一下，泛起甜蜜的感觉，但她不敢把这种感觉说出来。她害怕吓了他。她像一个偷蜜者，把蜜深藏在时光与心底，午夜的时候偶尔拿出来，慢慢品尝。

得知乔小华也爱小打小闹地写作，他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姑娘，我们单位有内刊，稿费还高，我给你发表两篇吧。”

乔小华一下子感动到心坎上，自己的文友圈那么多文人，编辑也不乏其中，没有人主动这么来要稿。想起这些事，乔小华笑出了声。当晚洗洗睡下后，她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。中午12点吃饭时，两人边吃边商量要去景点去玩，一顿饭还没吃完，他就接到头儿的电话，挂上电话，满脸歉意：“头让我一会儿赶回单位，那些领导还在，吃了饭又要给他们合影，下午还去文化馆看绘画展。”

她知道他的工作性质，也理解他，可是一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两人见面只有两小时左右，转眼他又要离去，她的心失落起来，甚至可以用难受来形容，那一刻乔小华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但她只能把它咽了回去，她装着不经意地说：“那我回去算了。”

“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著名的景点不看，你回去了可别后悔哟。”两人虽然同城，却是一东一西的距离，一百多公里呢。

“好吧，你送我去景点的公交站台。”她无奈地说，鼻翼发酸。

从餐厅到站台的路程很近，两个人路上都没有说话，看着孔兵挥挥手转过身，纵有万般心酸千般不舍，她也不敢唐突地拥抱他一下。此时身后一家店内传来歌声：

为了这次相聚
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
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

听着听着，她的泪到底还是落了下来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，在这个夏天，她有些怅然若失。

“他一个下午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信息，陌生的地方也不怕我丢了？”乔小华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：“也许太忙了？或者根本就是个马大哈？”

百折千回中，她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上班，看他QQ在线，她忍不住发过去一句：“我在上班，没有失踪。”

等了一个上午，孔兵没有理她，换着以前忙的时候，他也会打上一句：“姑娘，忙了，回头再说。”

熬到下午，乔小华忍不住又发过去一句：“得罪你了？不理我？”此刻她是真想哭，都说女人是水做的，这话用在她身上，千真万确。

他依然不理，她掉进冰天雪地。

晚上她躲在房间里崩溃大哭：“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你翻脸比翻书还快？我从不敢说出爱你，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还当朋友？”

纵有千千万万个为什么，网在人非，没有人能够回答她了，她再也听不到那声“姑娘”了。

她变得郁郁寡欢，再也笑不起来，唯有梦中的那声“姑娘”，让她的泪从虚幻流到现实。

半个月后，乔小华再次进了孔兵的空间，她突然看他说说里有几句话：“既然我会拉你到悬崖，倒不如我放手吧，愿你家庭美满幸福。”

乔小华的眼泪“哗哗”流了下来，与孔兵认识两年，他们从没有说过彼此的婚姻，乔小华也从来没有告诉孔兵：因为前夫找了小三，她早就隐形离婚多年。

她在等你

□王举芳

> 他半信半疑打开手机，一会儿，手机提示有未接电话，他翻看着，那是同一个电话号码，是他最熟悉的号码，整整有96个未接。他的眼泪哗一下淌了下来。

他自幼被认为是个低智商的人，上学的时候经常被老师骂、同学讥讽，父亲每天都是对他“横眉冷对”，就连母亲也总是对着他叹息。

他觉得自己不如一棵草。为了避开人们那“鄙夷”的目光，他从小习惯了低头走路，夹起尾巴做人。

初中一毕业，父亲就托人给他找了一个在垃圾场分拣垃圾的活。整日对着那些垃圾，他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块垃圾，垃圾至少还有人分拣，而他，没有人在意。

如今他已30多岁，眼望着身边的同龄人一个个成家立业、出人头地，他的心里越来越自卑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父亲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，永远的离开了他们。街头巷尾的人们都议论说父亲的死是被他愁的，他觉得自己真的就是那个“杀死”父亲的“凶手”。“既然连垃圾都不如，那又何必活下去……”他喃喃地说。

那天下班，他没有回家，一个人沿着护城河走来走去。他想起了童年的自己就像一块黑色的幕布，总是把别人衬托得光彩夺目；他想起自己那暗淡的青春，从来都没有人关注他嘴角悄悄生出的胡须……他越想越痛苦，坐在河边望着缓缓流淌的河水久久出神。时至午夜，没人在意他为啥不回家，就连妈妈，连电话都没打一个。他的心一下子凉透了，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多余的，如果没有了他，这个世界不会有丁点变化。冰凉的泪水无声地顺着他的脸庞流下来，淹没了他的心。

他站起身，走到车站，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，他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爬上长城，证明自己也是一条“好汉”。

从长城下来，他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，关上窗户，拉上窗帘，关掉手机，喝下那攒了很久的半瓶安眠药，闭上眼睛，一会儿，一切都陷入了沉寂中。

他睡着了，睡得那么安稳，那么沉迷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醒了，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，很温煦。

他忽然哭了，他用力地捶打着被子：“为什么连求死都不成？难道阎王爷也嫌我无用而不要我吗？”

有人敲门，他打开门，是旅馆的服务员。服务员说看他一天一夜没出过门，要不要吃点东西，他没有回答，摆手示意服务员不要管他。

又有人敲门，还是那个服务员，带来了一些饭菜，让他洗漱一下赶紧吃。他吃着吃着，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落，除了妈妈，这是第一次有人正眼看他。

服务员是个30多岁的女子，递给他一张纸巾，说：“你有啥不开心的事儿，对我说说吧，说出来心里会松缓些。”

他像遇到了知音般，一股脑儿把自己心里郁积多年的悲伤与怨恨都说了出来，他觉得整个人都轻松起来。女子说，你比我好多了，我连妈妈都没有了，至少你还有妈妈，有妈妈就有家。女子说你不要管别人的眼光如何看你，你本分地过自己的生活就好。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是平等的，你用和善的眼神看人，人家也会对你友好的。你快回家看看你妈妈吧，你妈妈肯定急坏了。他说妈妈才不会担心他，妈妈老是嫌他没出息，他真丢了，妈妈就省心了。女子说你这说的是浑话，每个儿女都是妈妈的心头肉，天下没有不心疼儿女的母亲，妈妈说你没出息，那是恨铁不成钢。你快看看手机吧，你妈妈肯定把你手机都打爆了。

他半信半疑打开手机，一会儿，手机提示有未接电话，他翻看着，那是同一个电话号码，是他最熟悉的号码，整整有96个未接。他的眼泪哗一下淌了下来。

突然，手机响起。他有些惊慌，拿着手机的手猛地一颤，他没接听就直接挂掉了。片刻，手机再次响起，他犹豫着，手机铃声执着的响着，一遍又一遍。终于，他用颤抖的手按下了通话键。

“儿子，你去哪儿了啊？那天天黑了你还没回家，我摸黑去找你摔了跟头，把脚崴了，第二天没法去找你，只能坐在家里给你打电话。你这两天在哪儿呢？手机也不开，妈快担心死了。你吓死妈了，你要是出点什么事，妈可怎么活呀，儿子，你别忘了，你还有妈妈，你是妈妈的整个世界啊……”母亲带着哭腔的声音冲进他的耳朵，他的眼泪一下子溃涌而出。

“妈，您放心吧，我没事，我临时有点事要办，走得急，忘跟您说了。妈，您别着急，我马上就回去。”他尽量控制着让自己的声音轻松些。

“嗯，嗯，我在家等你回来。”母亲连声说。挂掉电话，泪水再次模糊了他的双眼。

他擦干眼泪，收拾好行装走出旅馆，灿烂的阳光一下子倾洒在他的身上，那样温暖。

废品上的爱

□蒋玉巧

> 女人看着郑老实手里的钱，很自然地想到了王媒婆。她的心里立刻筑起了一道防线，生怕郑老实是贼，趁她不提防闯进她的心门。

儿子考上了大学，这可喜坏了女人。

开学前几天，女人去当地农商行取出全部家当，一万五千元。没曾想，回家的路上，女人过于兴奋，不小心把钱弄丢了。

女人急得一夜间，嘴上全是水疱。怎么办？借吗？一时到哪里去借这么多钱呢。

正在女人一筹莫展之际，邻村的郑老实来了。他进门之后，从怀里拿出一个布包，对女人说，这是一万五千元，拿着，让儿子去读大学吧！

女人看一眼郑老实，再看一眼他手里的钱，好像大白天见到鬼一样，往后退了好几步，睁着惊恐的目光，郑……郑老实，我……我不要你的钱，你……你快走吧！

郑老实的钱对于女人来说，无异于雪中送炭，女人为什么会如此恐慌？这话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。

两个月前，邻村的王媒婆走进了女人的家，跟女人说，小凤呀，你守寡多年，吃了不少苦。邻村的郑老实跟你一样命苦，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，好不容易拉扯大两儿女，如今他的儿女们都出息了，也很孝敬。你要是跟了他，以后……

女人一听黑了脸，冷冷地说，王媒婆，我不缺钱用，你走吧。

王媒婆涎着脸不走，展开三寸不烂之舌，终没有说服女人。

女人看着郑老实手里的钱，很自然地想到了王媒婆。她的心里立刻筑起了一道防线，生怕郑老实是贼，趁她不提防闯进她的心门。

郑老实红了脸，结结巴巴的说，刘……刘小凤，这……这钱，你收下吧！

郑老实，我不会收你的钱的，你快走吧！

郑老实急红了脸，冲口而出，小凤，这钱原本就是你的！

女人怔住，随即笑道，郑老实，这话蒙三岁小孩还差不多！我都40多岁了，钱是不是自己的，会不知道？你快走吧，一会别人看见你在家，又该嚼舌头了。

刘小凤，这钱真是你的！不信，你看！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皱巴巴的本子递给女人。

女人狐疑地接过本子，翻开一看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着：

1995年5月12日：收到刘小凤送来的废铁5斤，纸板5斤，价值4.5元。

1995年5月20日：收到刘小凤送来的可乐瓶10个，烂锅1个，价值5.5元。

1995年6月1日：收到刘小凤送来的硬纸版10斤，破脸盆1个，价值7元。

……

一串串数字，把女人的记忆拽到二十年前。

二十年前，女人在姑妈的撮合下，嫁进了邻县的一个小山村，成了于枫的妻子。婚后，小两口勤劳持家，日子过得还算殷实。邻村的郑老实命运不济，妻子得了重病。郑老实为了给妻治病，债台高筑，最终还是没能留下妻。郑老实为了送两个儿女读书，干起了收废品的行当。女人很同情郑老实，每次郑老实来收废品的时候，她总是不要钱。可郑老实坚决不同意，每次执意把钱留下。后来她想了一个办法，一旦家里有废品，她趁天黑看不见，悄悄把废品放到郑老实的家门口。

女人想起这些，脸色柔和了许多，轻声说，郑大哥，当年，你怎么知道废品是我放的？

郑老实摸摸后脑勺，黝黑的脸上爬上几丝红晕，讷讷地说，有一天傍晚，我悄悄地蹲在屋角看，才知道送废品的人是你。当时，我本想把钱送给你，可想想，你肯定不会收。加上当时确实太困难，于是记了下来。要不是这次你丢了钱，我真找不到机会还你的情。

这……这……

女人低着头，半晌不说话。

郑老实趁机又开了口，这些年我一直记着你的情，几次想还你钱，可又怕你不要。这次，你为了儿子，无论如何也得把钱收下。

女人这才抬起头，郑大哥，那几个破烂不值几个钱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这钱，我不能收。

刘小凤，两个月前王媒婆给我们说媒，她也是一片好心，你不要怪她。这次我来还钱，跟说媒的事没有半点关系，你放心。

女人一听，急忙说，郑大哥，你想哪里去了。要不这样吧！我收下当年那些废品的钱吧。

那怎么行？当年一元钱现在值十元甚至几十元了呢。再说，那份情……

郑大哥，你要这样说，我一分钱也不要。

郑老实没法，只好依了女人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女人开门时，看见门槛上放着一个布包，布包里包着一万五千元。

爱是看出来的

□泥冠

> 他把头拱到妈妈的脖子里，打着哭腔说：爸爸已经死了，你可不能死！我不让你死！

山卜要零花钱，妈妈不给，说小孩子乱花钱会养成坏习惯。山卜生气了。

妈妈把两只红薯饼塞给山卜，山卜不肯要。妈妈执意塞给他，他接过来奋力抛向天空，变成了两只飞鸟，落进了高树上的鸟窝里。他扭身跑去，一气跑上对面的山崖，望着妈妈，拱起三尺小身体，扯着嗓门喊起：我恨你——！我恨你——！喊得山鸣谷应，震碎了妈妈的心，震得妈妈泪水涟涟。

妈妈抹着泪说：这孩子，我真是白养了！

奶奶笑着说：你可错怪娃了，娃儿乖着呢！要不，我教你试试？

太阳偏西了，夕阳染红了山林。山卜放学回家，奶奶告诉他：妈妈病了，病得不轻，盖了三床被子。山卜飞快地跑进房里去看，只见妈妈盖着厚厚的被子，脸上滚满豆大的汗珠，头发湿成一绺一绺。

山卜着急地问奶奶：怎么不把妈妈送医院？！奶奶说：医生来看过了，打了针，叫她静养。只是她不想吃饭，如果有鱼汤就好了。山卜赶紧拿了渔具到河湾里去捕鱼。他捕回了两条筷子长的鱼，煮给妈妈吃。

不一会，房子里飘满了鱼香诱人的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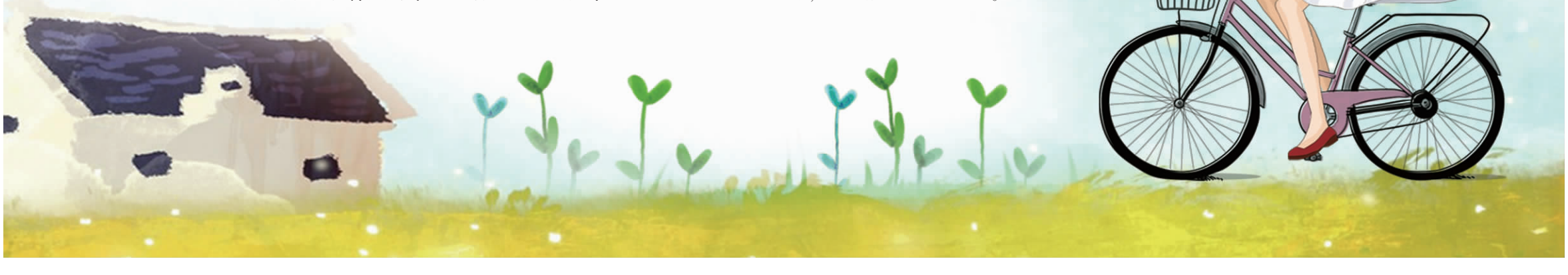
山卜把鱼汤一口一口喂给妈妈。

妈妈望着山卜说：如果我的病好不了，你该怎么办啊？

山卜的眼泪一下就坠落了。他把头拱到妈妈的脖子里，打着哭腔说：爸爸已经死了，你可不能死！我不让你死！

奶奶硬撑着不让眼泪出来，制止他们说：别说晦气话！人，哪有那么容易死的？奶奶又说：卜儿，你把东头家的米筛送过去吧，他们等着用。

奶奶支走山卜，把被子一层一层掀开说：你看见了吧，娃儿是多么在乎你！要记住，爱不是听出来的，爱是看出来的！最狠的话往往出自最亲的人之口，只有睁开眼睛去端量，才能看清爱啊！

奶奶是丰溪畔唯一的退休教师。

奶奶的话，让做妈的破涕为笑了，睫毛上缀满了晶莹的泪花。